

关于查继佐诗作的若干问题考辨*

陈 玉 兰

查继佐(1601-1676)是明清之际江南抗清领袖、心系故明的文化遗民。在朱明王朝倾颓之势难以挽回的形势下,他以故国文物自任,隐忍苟活,撰著史著,同时也以诗心史笔,写生态所经、心灵所历。由于武装抗清、非议国事、私撰明史,其生平行事颇受政权限制,除自身迭遭案狱打击外,身后又受族侄查嗣庭案的牵累,著述散佚、自毁、遭禁情况严重,加上身前已有逃名自全之举,其人湮没不闻几二百余年。直至晚近,因其史著被发现和门弟子所著《年谱》的刊行,从而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受到极大的关注。但对其文学创作,则因文献阙如而令人无从下手。但其实查继佐在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方面也有多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并且也曾有过耸动南北的巨大影响。梳理查继佐现存文学文献,对其诗歌作品结集情况、存佚情形加以考述,是查继佐文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本文的写作,正着眼于此,着重考辨与查继佐诗学文献相关的几个问题。

一、查诗的先甲集、后甲集之分

查继佐是开海宁查氏一族文运者,是一位非常勤奋的著述家。吴启丰《东山七秩乞言启》说继佐“月每几裁手茧(手承笔处,每月成茧有三四分,每口啮之),徒遗秃管如林”^①。张涛序《查东山先生年谱》(下文简称《年谱》)也说继佐“著书满家,蚕丛独辟,五丁气索,惜世少鏤本流传”(第11页)。尽管“少鏤本流传”,查氏传世之著仍可谓宏富。金少英《查伊璜著述考》列举查继佐一生著述达72种之多^②。其写作,往往先经述而后词章。其词章之著,仅《年谱》及《东山外纪》^③(下文简称《外纪》)所及有确切诗题并可以系年者,即达三千余首,印合着其曲折多变的人生轨迹。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海宁查氏世家文学研究(08BZW020)”研究成果之一。

① 沈起撰、汪茂和点校:《查继佐年谱》附录二,中华书局,1992年,第149页。下文引用此书均随文注出页码。

② 金少英:《查伊璜著述考》,见《汉简臆谈及其它》,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89页。其中内容亦有数处遗漏、重出、讹误者。

③ 刘振麟、周骥撰:《东山外纪》,《查继佐年谱》附录一。

查继佐包括诗歌在内的著作,在他身前,曾经过两次全面的整理。一是崇祯十七年(1644)其44岁时,因遭遇国变,家居治圃,曾整理诗文稿。《外纪》曰:“《钓书》十二卷,系先生甲申闽归,手书其诗与文,行草惟意。会避难江东,以石匣錕珉地。”(第96页)可见《钓书》系查继佐对甲申前著述之存者的总结整理。二是“明史案”风波过去后的康熙四年乙巳(1665)查继佐65岁时,“始杜门手辑,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后甲集》”(《年谱》,第58页)。据上海图书馆、华东师大图书馆所藏题为《敬修堂诗后甲集》的查继佐诗歌手抄本,所收诗歌最晚作于康熙六年,这大概可以理解为查继佐65岁始编先、后甲集,而编纂工作延续了较长时间。不管是《先甲集》还是《后甲集》,在查继佐生前都未尝刊行,一般人无由得见。

就查继佐集的总体构成而言,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区分先甲集、后甲集——以甲申年明朝灭亡为界。这是一位有着根深蒂固的遗民意识的学者型诗人,在董理其自著的文学文献时,潜意识中的民族情感旗帜鲜明的表现。查继佐门人吴启丰所撰《东山七秩乞言启》中谓查氏“铁简之存无几,尚分先甲、后甲,等身有余”(《年谱》,第159页)。这篇“寿启”作于查继佐70岁时,所引数语透露了如下信息:首先,查继佐70岁以前著作当时就已散佚颇多。其次,即使已颇多散佚,所存仍复不少,仍称得上著作等身。

《年谱》康熙十四年(1675)乙卯记查继佐生命最后时日的生活:“命升儿取生平所著书相对校阅,中有误字或有漏义应改应补者,(沈)起即请于先生,咸唯唯如所请。全集计一百二十册,约八千馀叶,校三旬始毕。过岁暮,病颇减,能强步至敬修堂。每日命起朗读《后甲集》,或诗或文三十馀叶,先生欣然以为乐。”(第68页)从中可见查继佐诗文著作先甲集、后甲集的规模:120册、8000多页。而查继佐裔孙查世澧在序《查东山先生年谱》之后,曾缀以诗,其中有句曰:“七十年诗分两甲,八千页稿散残鳞。”高度概括了查继佐诗歌的创作规模、编排概况、存佚情形。

关于先甲集、后甲集,文献著录有《钓业先甲后甲集》、《敬修堂先甲后甲集》之分^①。那么,《敬修堂先甲集》与《钓业先甲集》、《敬修堂后甲集》与《钓业后甲集》分属的标准是什么?是文体,还是内容?还是另有它故?这是值得探究的。

从存世文献看,查继佐“钓业”系列的著作,现存有四种版本。一是国图所藏稿本和北师大图书馆所藏誊清稿本,都径称《钓业》,不分卷,凡六册。二为《古书丛刊》所收《东山遗集》二种之一,亦径名《钓业》,系据查继佐手录稿本影印,兼收诗文,其中诗48首,文37篇,皆明亡前所作,伤时感怀、论兵论道、序记题赠、尺牋杂记等,内容较杂。从崇祯己卯(1639)到甲申(1644)六年

^①如同治间吴颢编《国朝杭郡诗辑》时,谓继佐著有《敬修堂先甲后甲集》、《钓业先甲后甲集》、《落叶编》、《远道编》,共十七卷。

间,每题各系以年,是研究查继佐明亡前思想的重要文献。以《古书丛刊》所收《钓业》与国图藏查继佐稿本相较,两者行格字数等全同,字迹也极其相像,但细看某些字的笔道有些微差异。国图藏本《钓业》不分卷《粤游杂咏》不分卷(索书号 05996)卷端的钤印为“查继佐印”、“伊璜氏”,且所钤位置在“东山钓史自贻”字上。《古书丛刊》中的《钓业》无查继佐的钤印,而是“乃乾”、“慎初堂”二印。据此,《古书丛刊》影印所据底本应是陈乃乾所藏,并非国图藏本。但两者相似度极高,即便是缺字居然也相同。不过,两个本子的涂抹之处皆极多,当是初稿本,故也并非北师大藏誊清稿本。三是光绪六年(1880)赵之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题《敬修堂钓业》一卷,不著撰人姓氏,收文十五篇。民国十八年(1929)绍兴墨润堂书院据此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据此排印。该本柳亚子、王崇武考证为查继佐撰^①,已无疑义,为继佐明亡后所上鲁监国书,属运筹决策的疏札,有类兵家之著。所录各疏自弘光元年(1645)至鲁监国元年丙戌(1646),颇可见出查继佐的文才武略,亦有裨南明史事研究。陈去病据此认为作者论兵“虽孙吴复起,未必逾焉”;并认为“其言忠诚恳挚,殆能泣鬼神而裂金石……宁非史(可法)、何(腾蛟)以后一人而已哉!”^②四是海宁图书馆藏《东山钓业》本,其中篇目与上述影印稿本多异。从传世的这四种“钓业”系列的查氏著作看,既有撰于甲申前的,也有撰于甲申后不久的,但都不题先甲、后甲之名。如此,则金鳌《海宁县志》等所谓《钓业先甲集》三卷,《钓业后甲集》三卷,尚无文献依据。是后人想当然地以臆冠名,还是此一系列的著作有太多散佚,须作查考。

笔者以为,关于《钓业》之名,许是因为查继佐“少颇事钓弋,兼以博弈”(《年谱》,第86页),故自号“东山钓史”,又称“钓玉子”,印章署“钓史”,斋名“钓玉轩”(《年谱》,第23页),因而以“钓业”名集。至于《钓业》之编纂,《外纪》尝曰:

先生治朴园,门有古朴,似苍头迎门,可五六百年物,尝作《古朴记》。……会申酉(1644、1645)之际,先生坐其中,手录《钓业》,可五六十日,便释去。(第96页)

手录五六十日尚且未全部完成的《钓业》应该有多大的规模,我们可以有个大体的估算,此不论。关于《钓业》的编纂时间和存佚情况,《外纪》又曰:

《钓书》十二卷,系先生甲申闽归,手书其诗与文,行草惟意。会避难江东,以石匣锢藿地。既而盗迹先生故居,索地,意他物,发之。及先生归,

①柳亚子考证,陈去病《敬修堂钓业序》后附,见《陈去病文集》上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24页。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95页。

②陈去病:《敬修堂钓业序》,《陈去病诗文集》上编,第424页。该序以此序归张煌言,误,柳亚子有辩正,见序文后附。

购止十之五六。(第96页)

而据《年谱》(第39页)和翠薇山房抄本《敬修堂诗》中《方车岭》一诗小序,所谓“先生甲申闽归”的时间是该年三月十七日,正是崇祯皇帝缢死煤山前夕,这是个多么特殊的时期!彼时继佐感伤国事,一意隐逸,无用世心,“自分钝货,六月之间,躬为圃矣”^①,因而有时间埋首故纸堆中,花五六十天时间董理旧稿。直到清兵南下,鲁王监国(乙酉八月),继佐举兵海宁,继而任职南明兵部,血书传檄,举兵江上,事败走避(所谓“避难江东”)而不得不中止。举事前查继佐还曾仿效郑所南铁函《心史》故事,以石匣埋书稿于地下,惜仍被强人掘地而去,流散民间。尽管尽力回购,也只存近半。大凡“先”是相对于“后”而言的,于甲申之难刚刚发生之际编纂的这十二卷《钓业》,不可能以“钓业先甲集”名之。同时,始创于明末、成书于清初的《钓业》曾遭遇洗劫,因而流散民间,这就导致散存各地的断零书稿可能会被冠以异名,或出现书名同但篇目不同的情况。《古书丛刊》本《钓业》和海宁图书馆藏《东山钓业》,当属同书之不同部分。而专门收录鲁王监国时期上奏之疏札的《敬修堂钓业》,从所收内容和书的命名情况看,自然是写成于后甲、编纂于后甲之作,因为“敬修堂”之构已在顺治十一年(1654)继佐54岁时(《年谱》,第46页),但既然《钓业》不称先甲集,这《敬修堂钓业》也就无从以“后甲集”命之了。因此,《钓业》本无所谓先甲后甲,它撰著于明清易代之际,反映的是作者在明末以及任职鲁监国时期的思想感情,其爱国之情和复国之志是相通的,其时尚没有甲前和甲后的截然之分,因为,严格说来,所谓“甲后”当指政治上顺服之后,虽然这种顺服可能是表面上的、无奈的。话虽如此,但毕竟甲申那年编辑《钓业》太过仓促、未及卒业,而事后书稿又遭盗窃,散佚泰半,自然需要重新整理辑补。后来在整理旧稿的时候,按时序按成例在原有集子中标以先甲后甲之名以示区别,也是可能的。

而《敬修堂先甲后甲集》则与此不同。那是查继佐在经历了故国沧桑、新朝箝制之后,在65岁可算得高龄之际,总结自己一生的撰述而呈现出来的成果。其时离甲申之变已有相当长的时间间隔,查继佐的人生也以甲申为界已然构成了志士与遗民的鲜明对比。此际,早年为乞儿陆晋携去的诗稿已经回归,当年被人掘地而去的部分文稿也早已复出江湖。因此,他分先甲、后甲,整理了有生以来零零落落的著述。而在此前已经整理的或者已经单行的作品集,如《钓业》之类,则不在这次整理之列。

由此看来,咸丰九年(1859)即查继佐身后百八十年,张涛、查穀、查世澧补注沈起撰《东山查先生年谱》(撰于继佐亡后一年)时,所列征引查继佐自著书11种,其中有《先甲集》、《后甲集》、《敬修变风集》、《钓业》数种,对查继佐诗文集名的这种称呼比起方志、诗话的著录来,可能更合乎实际。若果真

^①《钓业·答徐广书》,《古书丛刊·东山遗集二种》本。

如此,那么那种认为《钓业》也分先甲、后甲集的,当是因为看到《敬修堂集》分先甲、后甲的一种想当然的说法。

查继佐诗集,传世有6种,分别为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敬修堂诗》、上海图书馆藏稿本《东山敬修堂诗稿》、上海图书馆藏抄本《敬修堂诗先甲集》和《敬修堂诗后甲集》,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抄本《敬修堂诗后甲集》、海宁图书馆藏翠薇山房抄本《敬修堂诗先甲集》、海宁图书馆藏费寅抄本《东山敬修堂诗集》。国家图书馆所藏抄本《敬修堂诗》与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抄本《敬修堂诗后甲集》仅有个别篇目不同^①,显系同一起来源。从存世文献先甲、后甲的冠名文体看,都是诗,因此,所谓康熙四年(1665)“先生六十五岁。始杜门手辑前稿名《先甲集》,近稿名《后甲集》”(《年谱》,第58页),所辑之稿应为诗文分属之稿,或者就是诗稿。

在查继佐身后二百年,光绪元年(1875)其裔孙查有钰辑有《海昌查氏诗钞》,其中曾记对先祖查继佐诗文作品的经眼情况,使上述猜测得以印证:

公著述最富,而诗无专集。《钓业》十二卷,皆明时作,公手书,书法仿争座位,诗文杂间,鼎革时已失其半,余所见仅四卷。《先甲》、《后甲》,以甲申分先后,诗文以类编,约二十餘卷,所见亦仅得半。^②

这里,《钓业》与《先甲》、《后甲》是并列,这也说明了《钓业》不分先甲、后甲。所谓的“诗无专集”是因为就创作时间而言大体上属于先“甲”的,《钓业》为诗文合集,又因为编辑于“甲”前的《钓业》当时并未整理完,且整理好的也大半流散,所以后来又续加搜集整理,加上回归的陆晋携去的作品等,分体编排,其中的诗应该就是《敬修堂诗先甲集》。这也是《敬修堂诗先甲集》中的作品之所以与查继佐自己手抄于明亡之初的《钓业》中的诗不相重合的原因。《后甲集》有诗有文,亦分体类编。

二、查诗先甲集、后甲集之外的作品

既然《先甲集》、《后甲集》皆查继佐于65岁时手自编定,那么,按情理推测,查继佐此前的作品都应按时届归入先、后甲集中,而两集编定之后的作品,当不在《后甲集》之列,而应别有其名,如“后甲续集”之类。然而,现在存世的几个查继佐诗文作品集版本内容旁逸错出,远非先甲集、后甲集以及“后甲续集”之类所能笼盖,因此仍然有作一番梳理的必要。

关于查继佐诗文创作的文献著录,金鳌[乾隆]《海宁县志》卷十五、查羲(1704-1752)《选佛诗传》均记有十七卷之目,分别为《先甲集》一卷、《后甲

^①国图本“乐府”类《门有车马客》仅录一首,较华师大本少一首,但较华师大本多《春江花月夜》一首;“五言古”类国图本《赋得夏云多奇峰》仅录一首,较华师大本少一首;“七言古”类国图本少《问李石台先生》一首。

^②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卷一,稿本。

集》二卷、《钓业先甲集》三卷、《钓业后甲集》三卷、《后甲续集》一卷、《钓业先免集》一卷、《敬修堂变风》一卷、《落叶编》一卷、《远道编》一卷、《粤游廿字诗》一卷、《九日寻山口号》一卷、《梅花诗》一卷。此后,至同治间吴颢编《国朝杭郡诗辑》时,仍谓继佐著有《敬修堂先甲后甲集》、《钓业先甲后甲集》、《落叶编》、《远道编》,共十七卷。两种著录内容可谓一贯相承,只是在具体作品集的称谓上有详简之不同而已。所可议者,一是《落叶编》、《远道编》、《粤游廿字诗》等,为何不在先、后甲集之内而单列?二是《梅花诗》的真伪问题。至于《钓业先免集》、《敬修堂变风》、《九日寻山口号》等,因文献阙如,只能置而不论。

在这里,我们先论逸出于《先甲集》、《后甲集》、《后甲续集》之外的查继佐的重要作品。除上文已及的《钓业》类作品集外,着重考究其《落叶编》、《远道篇》、《粤游廿字诗》等,看这些作品为何不在先、后甲集内。

关于《远道篇》,《年谱》顺治九年壬辰(1652)条曰:“是春,有故人燕,往返赋七言律八十首,名《远道篇》。”(第45页)注引《日记》曰:“壬辰,浙右藩徐署篆,以原任兵部职方司郎中衔达部,遂同从子嗣馨字鲁生及同门董子期生伯音入都,部判存衔。余有《远道》之作,以志甲申后三千馀里风景,初就道及归途,统之以序,因节序语为题。敬修堂创格,共七言近体七十五首。”按:此条《外纪》也及,谓《远道篇》“因节序语长短为题,题不别增一字,缘序而起,序竟而止,凡得八十八章,稍记风俗之异以及盛衰之感”(第100页)。可见《远道篇》为甲后之作,并且创作于查继佐辑成先甲集、后甲集之前。尤其值得一说的是,这是查继佐诗歌在形式上极具创意、在内容上极言一位遗民在故国重游时的今昔之感的作品,极具个体生命感受的研究意义和社会价值。然此诗《敬修堂诗后甲集》中不见。

同样,其《落叶诗》,总30章,约作于顺治九年(1652)。据《外纪》,《落叶诗》原作有与同门董伯音之合序,“先生发问而伯音次答,上下分半,共成一篇,如联句然”(第100页、第141页)。这也是查继佐创作于甲后的作品,“敬修老子逃名客,故国情深落叶诗”^①,是研究查继佐遗民心理很重要的作品,“先生寄托在此,自谓‘枯槁无所复有为’也”(《年谱》,第101页)。其序言更是别具一格。此诗《敬修堂诗后甲集》中也不见,仅《海昌查氏诗钞》中抄存有六首。

再看《粤游廿字诗》。查继佐在复国无望、世事流水后,慨然以史家自任。他为“蒐讨唐、桂遗事,因有南游之行”,避地岭外,以声色障人耳目,以风流自赏、文章自命的姿态,采风观俗,以存南明文献,以慰故国沧桑之感。在粤两年有馀,与师友、及门唱和,日事吟咏,作品极多,仅就五言绝句一体,《外纪》记曰:“粤道中拟作廿字诗,往还合千首,所闻,所见,所传闻,风俗、人物、山川、时

^①查奕庆:《谒家东山先生墓》,《海宁州志稿》卷八。

令无不备,独应酬不与。同社董子无休为之序。至珠江,恰得千之半。以示澹归,澹归又为走笔数语作引。”(第125页)这就是《粤游廿字诗》的由来。这作于甲后的多达千首之半的五言廿字诗,亦不见于《后甲集》中。

以上重要作品之所以没有列入《后甲集》中,是因为这些作品各有一定规模和审美价值,且因独创的形式和深蕴的内涵见重于人,曾由友朋或弟子付之枣梨,单行于世^①,而并非在时间上与《后甲集》不相从属。

上述查继佐作品单行本至今已多不可见,查有钰编家族总集时曾见的数百首《粤游廿字诗》^②,至今也已渺乎不可得见,仅《落叶诗》数首见存于查有钰所辑《海昌查氏诗钞》中。

事实上,查有钰有感于查继佐诗作散佚严重^③,意欲从当时尚存世的三千馀首诗作中择其尤矫捷者,保存于家族选本性总集中^④,这愿望也未能实现,我们得见于《海昌查氏诗钞前集》卷一中的查继佐诗作,仅34首而已。查继佐诗作极富,而我们今日得见者寥寥,他的许多有重要意义的作品都已然散佚不全,须做辑佚的工作。

三、查继佐诗的辨伪和汰劣问题

文献辑佚是研究的基础和前提,藉此可以恢复或部分恢复作品原貌,以为研究创作者精气神的直接依据。但由于查继佐人生经历的复杂以及查氏家族在后来绵延过程中的生态变迁对家族文化的影响,围绕查继佐的行事和创作,有重重的迷雾,有待我们去撩拨廓清。其中就有署名查继佐的作品的真实性问题。

《海昌查氏诗钞》中有一段查有钰关于查继佐创作的考辨文字,讨论的是所谓查继佐《梅花诗》的真伪问题,曰:

向传公有《梅花百叠》,岩门兄《诗逸》存公诗七十馀首,而《梅花诗》乃存五十。夫叠韵至百篇,不免强弩之末,且语意平近,视《梅花十二咏》,若□与口,疑不类公作。考公生平吟咏,如三次拟古,及《远道篇》、《落叶诗》、《闽游有为之言》、《粤游廿字诗》、《梅花十二咏》,及言志、感遇、粤中览胜诸作,《外纪》及他著述屡叙及,从无一语及《梅花百叠》。后禾堂侄谓余言,曾见《东山诗钞》一册,约二百馀首,《梅花百叠》外,杂体尚百馀首,皆《钓业》及《先后甲》中所未见,内有《送兄日庵》一首。日

①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称“他如《闽游有为之言》、《粤游廿字诗》,皆曾授梓”。

②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称“而所见为《粤游诗》之半”。

③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称“《钓业》十二卷……余所见仅四卷。先甲后甲……约二十余卷,所见亦仅得半。他如《闽游有为之言》、《粤游廿字诗》,皆曾授梓,而所见为《粤游诗》之半”。

④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称“今按公《外纪》及他著述中所叙,略分先后序列,得三千馀首。复于中择其尤矫捷者,共四百六十馀首。虽搜罗未全,公诗大概本末已略具矣云”。

庵公嗣字行,则是册当是公后人作。或仍东山之称,而不署名字。按,公子斐庵、岐山两公,俱有能诗名,是册不知当谁属。今禾堂已歿,并无从踪迹遗诗而考核焉。是可惜也!^①

查继佐爱梅,其存世诗作以梅为题或言及梅花意象的不少(如游粤期间的《宿通征登观梅阁》,己亥年间的《梅花歌》、《再看西溪梅花歌》、《答友索梅花诗》、《盆梅》、《某处观梅》等),戏剧也有《梅花谶》传奇,因而见收于《东山诗钞》的《梅花百叠》就极易被当作是查继佐的作品,需要作辨伪工作。此《梅花百叠》或即查嗣高《梅花百咏》。查嗣高字复安,号梅庐,查魏旭弟(查志立—查允元—查大统一—查继甲—查敞、查魏旭、查颀、查嗣高),除《梅花百咏》外,尚有《梅庐咏物诗》、《黔游纪略》等。另查嗣苕有《百梅一韵诗》一卷,刊于雍正元年(1723),吉林大学图书馆有藏,亦与查继佐无涉。

查继佐的作品非但需要辨伪,还需要汰劣。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中查继佐小传下还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问题:

公有《集唐》一卷,分庆挽各类,每类十章八章不等,当是备酬应之用。虽多务巧,非公之至。又如回文、十字体、五行足等诗,公才大,特以笔墨为戏,浅者乃诧为绝特,是未识庐山真面目也。^②

话虽如此,经过那么多的兵燹战乱、天灾人祸,再加上文字狱的严酷禁毁和历史的自然汰选,查继佐著作遗留给我们的已属残甲剩鳞,因而片言只字,都弥足珍贵,需要加以全面的考辨梳理。

四、查继佐传世诗集版本问题

查继佐诗稿数量繁富,可惜散佚严重。其现存诗文集版本约11种,除民国十一年(1922)《古书丛刊》收录的《东山遗集二种》影印之稿本《钓业》、《粤游杂咏》外,另有诗集9种,分别为国家图书馆藏抄本《敬修堂诗》、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东山敬修堂诗稿》、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抄本《敬修堂诗后甲集》、海宁图书馆藏翠薇山房抄本《敬修堂诗》、海宁图书馆藏费寅抄本《东山敬修堂诗集》。另有国家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分别收藏的稿本《敬修堂钓业》,上海图书馆查人倬抄本《敬修堂钓业》,上海图书馆又有查人倬手录稿本《敬修堂杂著》。其他如《海昌查氏诗钞》、《晚晴簃诗汇》、《两浙輶轩录》等对查继佐诗也有零星选篇。

现将经眼查继佐诗各种版本考述如下:

(一)《钓业》。“甲”前《钓业》的编纂缘起上文已及,该书在查继佐身前即已大半亡佚。现在可见的收有查继佐诗歌的《钓业》系列作品有《古书丛刊》影印本,为《东山遗集》二种之一,径名《钓业》,兼有诗文,其中诗48首,

^①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卷一,稿本。

^②查有钰:《海昌查氏诗钞》卷一,稿本。

皆明亡前六年间所作,杂感淋漓、意兴慷慨,为研究查继佐明亡前思想的重要文献。“甲”后的《钓业》系列作品有《丛书集成初编》据赵之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本排印的《敬修堂钓业》一卷,题查继佐撰,收文凡15篇,为继佐明亡后所上鲁监国书,属运筹决策的表疏,有类兵家之著,所表现的是对故明的忠诚恳挚之情。仅存的《钓业》两种残本虽只是零篇断缣,但也能代表作者甲申前、后八年间这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的人格精神及其历变,弥足珍贵。

(二)《先甲集》。经见者有上海图书馆藏《敬修堂诗》抄本,海宁图书馆藏《敬修堂诗》翠薇山房抄本。此两抄本属《敬修堂诗先甲集》系列。其中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钤有“合众图书馆藏书印”、“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记”等印章,首页在题目下标明“先甲集目录”,收诗101首,分别为乐府1首、四言8首、五言古79首、七言古13首,其他各体缺,所收诗除《六山花歌》、《古诗十九首》、《流民歌》等21首与“甲”前的《钓业》诗题相重外,别无相重者^①。海宁图书馆所藏翠薇山房抄本总111首,除卷首七律66首未明标是先甲还是后甲外,接下来所收各体诗都在“敬修堂诗”题目下标明是“先甲集”,其中五言排律3首,五言绝5首,七言绝30首,集古7首,其他各体缺。而未标创作时间是甲前还是甲后的66首七律中,与《古书丛刊》本《钓业》重出者17首,因《钓业》每诗题下皆标明写作时间,为甲申前作品无疑。不见于《钓业》的许多作品,有的在诗题或诗序中出现了写作时间,说明是“甲”前作品,如《壬午正旦大雪志颂》之“壬午”,《方车岭》序中表明写作时间是“甲申”年等;也有纪游诗可以凭诗题中的地名大体考知其创作时间,如凡是在诗题中出现了梦笔山、武当滩、南浦、黯淡滩、柘浦、兴化、莆田、建安、闽、金浦山等福建地名的诗作,应该就是查继佐崇祯十六年(1643)游闽(至次年三月十七日返家)所赋之诗。有的诗作,根据内容,可以推测其写作时段,如《一岁而梦至尊者五》等,当是“至尊”尚在人世而其时“海内方忧大”也即甲申前夕的作品。总之,我们可以基本断定海宁图书馆所藏翠薇山房抄本《敬修堂诗》,包括66首七律在内,都是“先甲集”。上图本与海宁本《敬修堂诗先甲集》所收诗体各异、不相重合,除五律外,各体皆全。所以,两个抄本相合,除五律外,从诗体上看,大致能合成一个完整的《敬修堂诗先甲集》。而“甲”前《钓业》所收各诗,除《古南池》八首五律外,都见于此两抄本中。这两个抄本中诗与《钓业》重出的情况,再次证实《钓业》之残缺,也可证实查继佐在当年整理所著时曾有将《钓业》分析诗、文,分体排列,并补充完善之举。

(三)《后甲集》。主要有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敬修堂诗》、海宁图书馆所藏费寅抄本《东山敬修堂诗》、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敬修堂诗后甲集》。其中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有乐府33首,四言古28首,五言古115首,七言古

^①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敬修堂诗后甲集》本也有《古诗十九首》,但仅同题而已。

44首,诗馀26首,总计诗220首,词26首;上海图书馆藏本有乐府41首,五古118首,七古47首,总206首,较华师大本少四言古诗及诗馀,其他各体重者190首,乐府五古、七古上图本较华师大本多16首,两种《后甲集》版本可谓各有短长,而以华师大本更多更全。海宁图书馆藏费寅抄本有五律136首,与其他版本无重出者。此抄本虽未明标先甲还是后甲,但从《行年五十自讼》、《己酉元旦客邗上》等诗题看,当是“甲”后之作,且有不少是康熙三年(1664)客淮、康熙七年客扬州、康熙十年游吴地时的作品。三种版本去其复重总计有诗372首、词26首。从前两个版本诗作高比率重出的情况看,二者当系源于同一个底本,只是略有详简或在流传中有不同程度的散佚缺损。综合三个版本所收诗体情况看,笔者经眼的《后甲集》所收继佐诗尚缺五绝、七绝、七律三种诗体的作品,需要继续搜访或加辑佚。其中创作于甲后的一些诗歌单行专辑,可以是辑佚的重要来源,如《粤游杂咏》等。

(四)《粤游杂咏》与《粤游廿字诗》。关于《粤游廿字诗》的由来,上文已及。《年谱》顺治十六年(1659)“先生59岁”条下有曰“刻廿字五百首於潮”(第51页)。其内容为游粤两年间的闻见,也记友朋往还。如与范兆芝的往还,《年谱》曾载“范子兆芝,字香谷。晤江上,与语最合。同入粤,廿字诗每三致意焉”(第126页)。然记载此番粤游的除《廿字诗》外,另有《粤游杂咏》,二者当以诗歌体式相区别。所谓《廿字诗》,自然是五言绝句,而《古书丛刊》影印之稿本《粤游杂咏》收绝句以外的各体诗。该集不分体,收诗160首,又残篇若干,其中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所藏《后甲集》本重出者62篇(因“后甲”系列诗集中诗歌体式不全,所以《粤游杂咏》中的律绝近体许多不见重出于《后甲集》),许是《后甲集》以《粤游杂咏》为底本之一,分类分体编排而成。作为以作者稿本影印的《粤游杂咏》,自有独立的校勘价值和研究价值。

(五)选有查继佐作品的《海昌查氏诗钞》等。该家族诗歌总集共收查继佐诗34首,其中与海宁图书馆藏翠薇山房抄本《敬修堂诗》(先甲)重者1首,与《粤游杂咏》、华师大图书馆藏《后甲集》抄本重者11首。可见所选无“先甲”、“后甲”之分。而一些重要作品,如《落叶诗》(30首录6首)、《柳生一拍歌》等赖此以传。

若对现有敬修堂诗各个版本加以整合,我们大体上也可以看出查继佐诗劫馀后的基本样貌了。国家图书馆藏《敬修堂诗》抄本收乐府及四言、五言、七言古诗218首(与华师大图书馆所藏抄本当为一个系统),上海图书馆藏《东山敬修堂诗稿》稿本收七言律100首,再加上海宁图书馆藏费抄本《东山敬修堂诗集》中的五律,查继佐的《后甲集》就诗体而言,除五七言绝句外,已全部可由得见了。而查继佐的先甲之作,则早在查继佐生前即已多有散佚,不可完全复原,现在见到的,也许就已经是劫馀的“完璧”了。

查有钰以为查继佐诗就《查继佐年谱》及《东山外纪》述及者而言,已有三千馀首,而根据上文的统计,今可以获睹的,已不足此数的四分之一。散佚原

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兵燹战乱中像《钓业》那样被强人掘地而去的看似意外又合乎情理、偶然而又必然的文献流散现象外,查东山诗稿的散佚还与新政权高压的文化环境以及世网笼络下士人逃名、避忌以自存的心理密切相关。

不同于往代历史上文学与政权关系的散淡,清朝入主中原后即全力实施对汉族诗文化的控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一向注重“夷夏大防”的汉人正统观念在作为“夷类”的清朝统治者心理上投下了阴影。他们为稳固入主中原后的政权,在以武功起家平天下后,迅速以“文治”来收拾民心、箝制民心。而在文治的系列工程中,控制住诗歌这种最易传播的心灵产品,对于制约四海论坛、控制天下喉舌,网罗、笼络汉族士子的心性,消解其排斥和抵抗心理,无疑是尤其重要的。于是政权采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段,一方面以政权的力量介入诗坛,以大量的御制诗、朱邸诗、纱帽诗作为模范,陶铸诗类,引导诗歌创作的思维走向;同时又制造了此起彼伏的文字案狱,以磔杀、制裁那些敢于以文字触碰政治高压线、踩踏政治地雷的人。这样的文化政策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作品传播、受众心理都无疑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作为海宁查氏家族的精神领袖,查继佐的诗歌颇触时忌,其本人及家族又一而再地被牵扯进文字案狱中,其呕沥心血之著述在乾隆间也遭毁禁,其诗作无能广播就是自然而然了。查世澧序《查东山先生年谱》有曰:“东山老人,国初名最著,家乘竟一传之不存,岂因革之际有所隐讳欤?”回答是肯定的,并且非唯“一传之不存”而已,其诗文,家乘中竟也不传。因此,不仅查继佐诗文的劫馀之作,有赖学者文献的董理和辑佚;对其作品的深入研究,也应当尽快纳入学者的视野。因为查继佐毕竟是明清易代之际的江南抗清领袖,是极具代表意义的汉文化遗民之仪型,是曾经影响大江南北的文人学者,他的心灵之迹,极具研究的价值。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